山环水绕故乡情

□ 兰善清

从镜头或笔头下过一趟就似姑娘穿了嫁衣,嫁了出去。汉江南岸有片山乡不就是这样子吗?千古以来的这山这河谁当回事了呢,而出了个青年俊彦王成伟,会写,秀笔宛然,什么蓼池呀、余家坡呀、软河呀、官凹呀、琵琶滩呀连同他的九菊姐、姑爷王万里、夜行人小林同学等都一并裹挟了读者视野和记忆,这方山水这方人莫不是生生嫁给了读者?

六月的一天,我和梅洁老师就是迎娶了成伟的故乡,来到了十堰市郧阳区的青山镇!

路在萦绕,山在起伏,沟壑在蜿蜒,河水在恬静.....青山果然青山,沉浸在葱茏的青绿中,肉乎乎的山冈尽披盛装,一望无际处森林蔚然、杂花生树。哦,那里是蓼池,曾经是一片水蓼丛生的地方,早年人们追逐日子的时候,蓼蓝应该是青山人印染服饰、穿着打扮的唯一染料提取物,一袭蓝衫早出晚归,映衬了四围青山更青。这里当年有所中学,有操场,有上下课的铃声和整齐的读书声,现在都被丹江口库区的汪洋碧海纳入了深渊。逐渐迁徙中,余家坡便成了蓼池人后来的栖居地,山梁上一排已经陈旧得长了瓦鬃、很有年代感的乡村合作社,也就是现在的超市那类,现今仍在承担着售卖些肥料之类的职能。成伟指着下面一片水域说,那就是软河,绿得万般婀娜。定睛看看,不由出神:真软啊,撑在山坳,感到那是一块翠绿软缎面,大可以拥揽入怀,可以扯起来裹在腰间。它与汉江,也就是丹江口库水已连为一体,没有彼此,如果不是还有个余家坡作证,真无法说清它还有自己曾经的名字和区域。

余家坡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万元户们的火柴盒式小洋楼,一幢隔着一幢,可大多关门闭户,孤独而立;唯有麻雀和燕子还来屋檐下垒窝盘旋,它们天真活泼、无忧无愁、翩然来去,见人很是亲切,像迎主人似的咕咕叫着,还摇着机灵的小脑袋。一旁的大树上喜鹊喳喳喳喳,显然是误以为故人归来。

余家坡是道山岗精准扶贫造下的屋舍,黛瓦灰墙、毗连成片,这头望到那头,很远,一时数不出户数。水电路一步到位,俨然街衢。可以常住,可以致富。水果、干果、药材、花生、玉米、红薯、南瓜,都是这丰壤里可以有的,都是钱。环丹江口库区旅游通道从这里一绕,山也罢水也罢,一律都在怀抱。康养、观览,人来人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有福了。再不紧不慢经营一份产业,余家坡真的年年有余!

来到官凹,这是面面对汉江的山坡,比余家坡更坡一些。浓荫环护里依稀人家,成伟几个本家居住其中。怎么这么个地名?他们诠释:凹藏风水,官运亨通,历史上这里王氏多出官人,行伍冠带,驰名一方。不信你问坡下琵琶滩,那里当年就是个拉弓射箭演武场,武秀才造化之地。可是,琵琶滩早已隐身江底,去哪儿问?只好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走进王成伟家兄王成合家门那一刻,我感到了王成伟的聪慧与用心,他显然事先已与家兄构思了一个迎客仪式,不能让客人平平常常走进门。于是设计了家庭横幅,设计了花冠花环的佩戴,设计了古筝奏乐、口琴演奏,设计了老老少少的迎宾人堆,设计了拍照、摄像、茶叙,设计了一定数量的陪客,设计了舒美的宴乐,设计了.....我不胜慨叹地给梅洁老师说,这是皇家礼数啊,寻常人家铺排了宫廷做派,同时又是在享受王成伟一篇精致文章的结构,看得出谋篇、布局、映照,还有情调和华美辞藻。梅洁老师早已泪花津津。成伟的设计是有他道理的,面对梅洁这样一位功勋作家,倾其心血为汉江和移民树碑立传,浩繁的文字与国家世纪工程永辉,人民作家人民心中,心不流驰,种瓜得瓜,功德不就是在这样自然而然的感恩中回证么?

午后,雨云遮阳,清风徐来,霏霏凉适。王成伟调动了他堂兄老船工王成国,驾驶我们去琵琶滩。驶离江岸,江面平铺左右,放眼之间,漫江碧透,心都醉掉了。从丹江口大坝到这里滔滔不逊的汉水早已收心归家,温驯得一丝涟漪不起,更无一片浪花,宁谧得全是梦乡,纯净得全是玉液琼浆。绿呀,绿呀,绿得翡翠也自惭,碧玉也自惭。几代人的南水北调梦啊,大半个世纪的泣血精诚,真应了杜鹃啼血,真应了丹心化碧!青山恭首,都成了痴情汉子,它们堆满苍翠、绿浪滚滚、生机盎然,尽情拥抱着这一库睡美人一般的江水。山水,山水,山水如此唇齿相依,两爱无猜,我等山水儿女何等有福消受这最销魂的天赋人设呀!

机动船蛋壳一样飘荡,水面荷叶般撑开,已经抵近郧阳城外关门山了。成国船师指着这水域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琵琶滩头顶。他回忆道:从前有尊石梁,酷似琵琶。当年河水消落,多次沿琵琶石走过,端详再三,就是一把与生俱来琵琶。一端恍似琵琶半梨形音箱,延伸的石梁活现出琵琶面板,石棱一横一横,那便是音位"柱"的形态,最为显眼的是弦槽、弦轴等,栩栩有神。石琵琶通体呈六十度竖形,正是抱在怀里的姿势。细听,真还弹拨有声,那操弦者应该就是这江万古而来的水,或者说是汉水女神。

成国悠然驾船,又描述当年琵琶滩情状——那一簇又一簇礁石,呈爆破式,迸发状,一直延伸到河中央。又上下迁延,逼得汉江窄窄一线,湍急汹涌,怒声喧天。没有机动船那年代,上水货船都是长长一队脱得精光光的纤夫伏在悬崖绝壁,一步一叩首把船拉上去的;下水船则是请当地老有经验的船大夫把舵,暴脾气的水性在熟人面前,时而也不全收杀气,波涛如沸,一巅万丈,往往船与人一命呜呼。

原来如此天险,这不禁让我想到屈原《抽思》,记起了其中"长濑湍流,泝江潭兮,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隐进兮"的江滩场景,这里难道就是2300年前楚王放逐的诗人那第一次汉北之行遭遇的险滩?2016年中国屈原研究会专家们来郧阳考证得出《抽思》创作于郧阳的结论,看来,彼时的"长濑湍流"应该与这不竭的琵琶滩激流有着隔时不隔空的一脉血缘和一往情深啊!

历史上,琵琶滩还是个特殊的地理标志,禹分九州,这里是荆梁分界线。在船上我们悠然谈论起这些历史古风,不时环视镜湖云天,思绪翩然,大禹当年疏浚这道险滩的苦乐情形、屈子跋涉江滩的背影、朝朝代代船工们玩命河谷的光景都迤逦眼前。

三千年河东四千年河西,当河流不再成为走天下的必经之路,幻身天池,成为一库盛景,人世的光景里便再不操心那河东河西,但得天长地久,一掬清水,临江梳洗!

怀古一趟,返回官凹时,晚餐已摆好。

天依然清凉依依。成伟的堂哥成敏自筑一个临江凉亭,乡亲们围拢欢聚。成伟外甥——一个优秀的男孩给我们献唱了一支现代歌曲。成伟的母亲——一个音乐素养不错的女人,为我们演唱了一出河南曲剧《西厢记》,古琴再为我们弹拨了一曲《云水禅心》。当代著名女作家梅洁老师则为乡亲分享了她迷人的青春故事,而我则以毕生没下过河的冲动穿上救生装备,跳入汉江一游。虽呛了几口水,但为此行留下了不舍和难忘。

三槐琵琶吟

□ 王成伟

也许我们长久地不知前世从何而来,但我们生来便常常追问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身上的血脉却总是提醒我们,一些三槐往事如此悠远动人……

像敦煌壁画上那些盛唐里反弹琵琶的乐神,飞舞千年,依然大弦小弦声声急雨落玉盘;似一张驶向黄鹤楼的孤帆,在浩浩汤汤的汉江上,诗意地起起伏伏,历经骤风急浪,却无法驶出后世子孙遥望的眼;若鄂西北境内琵琶滩沿岸一阵阵雄壮低沉的纤夫号子,在发黄的残简里忽近忽远,和着屈原的楚歌,如滚滚西水余韵淙淙。

最久远的三槐记忆,莫过于《资治通鉴》、《太宗实录》和《宋史·王祐传》的共同记录:

兵部侍郎王祐受宋太祖赵匡胤所托,以宰相大位励之,彻查功高震主鞠躬尽瘁的大将军符彦卿。领命一番细探,功臣无罪,竟以家族数百性命担保相救,劝太祖放下猜忌。将军终于无恙。太祖却盛怒,贬职。亲友惋惜相门光景已去。祐笑:可知我院为何种三棵大槐?周朝起,槐象征刚直不阿、高洁清廉、学识渊博。只要子孙后辈都能学槐,即使我不能位列三公,儿孙必定可以!

果然,次子王旦受新帝宋真宗之约,登临宰相高位十二年,掌权十八载,被誉为"平世之良相"、"宰相肚里能撑船",生后享配庙庭;孙子王素考得进士,位列工部尚书,入史书为国家栋梁;曾孙王巩,位高爵厚,醉心书画,终成北宋著名诗人、画家,留下多部传世佳作。

王巩与"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兄弟情深。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职却淡笑,苏轼愧疚感恩,特撰《三槐堂铭》记怀,综述王氏家族仁德贤能者众,盛赞"美哉盛哉,郁郁三槐,唯德之符"!溢美之词,万古回响。

史书有记,王祐1017年逝,享年63岁;自祐起,植槐荫后昆,典范传华夏,尊为王始祖;王氏堂号近百,三槐最为瞩目,人丁最盛。

不惑之年,遇族人修谱,欣然受邀撰铭,又现多年疑思:高洁刚直侠义不驯族亲何以如此多?骤然顿悟,晋公遗训已春风化雨刻骨入血!

子龙牵牛担子迁徙七十三年,落户余家坡,创业辟土子嗣如林。庚子鼠年槐月末,伟自沪驱车三千里,终返琵琶滩,解卅载思源之苦。拨蔓藤深草,揣天国音念,寻根问脉奉香叩祖。长辈引领至有泽先祖墓茔,神情肃穆庄严叙说:

道光末年,先祖王有泽驾船货运为生,家境殷实却不得后。至汉口黄鹤楼,路遇算命先生,断言其永无子嗣。一日,江中见童落水,不顾浪险飞身潜救。次年,再遇先生,猛贺其积德行善多子多孙。果然,诞下儿女一对嫡孙有三曾孙十人。

看,苏轼对王家"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定语,不仅合王侯将相,也适百姓商贾。

下山,被引入密林,荆棘丛生野草刺目静谧无声。诧异间,突见亮光处豁然开朗,古树看护残垣断壁旧瓦,农具晒场猪圈鸡舍连家。五爹说:有泽先祖上辈皆出此屋,众孙荒弃不过二十载。两百年风雪雨霜,家家筑新墅,唯此无人望,幸留此基脉,未毁变宝藏。抚触王家文物沧桑,刹那鼻酸泪自盈眶。

有泽,子龙曾祖父。子龙,吾祖父。生为世孙,深以为荣。

三槐王氏,子孙万众,约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迁至湖北十堰郧阳青山镇王家沟。扎根六百年,枝叶散天下,琵琶滩、余家坡、白果树、大路沟、寨梁子、大沟园子、茶店、长岭、杨溪、安阳、神农架、嘉鱼、潜江、钟祥、襄阳、河南南阳、四川宜宾、辽宁沈阳、青海西宁……

戎马抗倭将军、保家护民警官、解惑授业教师、政府行政干部、激扬文字作家、商界创业精英、耕田犁地农夫、寒窗苦读学子……均以王祐为傲,以王旦为豪,以王素为敬,以王巩为骄,以三槐为美,以王姓为贵。

家族建谱耗财费心,成杨、成新、成合、成义等十余宗亲,历时四年,奔忙田间走访家院,披荆斩棘无怨无悔;亦整理出一口耳相传美谈:

嘉庆末年某日,郧阳府衙门当差的琵琶滩"镰刀皮",东关路口遇拾柴儿郎似面熟,细听方知父亡、母子被卖至大户,经一番交涉,终救护回乡;后资助稚儿成人,赠两间草房立家,娶妻被后世俗称"大脚老太",生七子,仅"官凹老四门"续子嗣。慈善义举无数的"镰刀皮",逝世时山河同悲日月共泣。汉江河上下百里见人即发孝巾,以民间最高规格哀之,谓"百河孝"。其后两百载,尽管本名无法考证,世代仍惦念其恩学其风范,抢修其坟旺香时更。

槐花绽放,蝴蝶飞忙;月明星朗,圣人造访。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39年),伟大诗人屈原被贬后路过琵琶滩曾歇息留恋,并在《楚辞·抽思》中以"长濑湍流,泝江潭兮"忆此暗礁旋涡丛生、嶙峋怪石遍布的历代兵家必争重地。为琵琶滩在这部灿烂华夏的巨著留下稀世吟唱,让王家青史平添瑰丽浪漫。

琵琶滩晨风伫望,汉江水万尺映绿,柿子坡千亩叠翠,百花娇艳,十里飘香,龙脉隆隆,凤鸣丹阳,心驰神飞,合掌冥想。赏琵琶反弹,纳三槐荫凉,仰宰相光芒,读王氏篇章,望先贤帆扬,缅古屋情伤,敬壮士善良,吟屈原诗行。

望江亭飞檐玲珑,含笑佛大肚雍容,谢青山爱子,谢祖宗佑孙。一柱香敬天地辽阔,一席花敬日月苍茫,一碗酒敬众生豪放。啾啾雏鸣,咕咕鸠叫,淙淙涛歌,声声吟唱:再续三生三世,吾只拜三槐堂。

艺术的悲悯情怀

□ 乔 维

最近读了许多表现"疫情"的作品,有时会被"抗疫"的文字所吸引,皆是因那种淡淡的忧伤而触动。去读"抗疫"的书画作品,却找不到有太多的感动,究其原因可能是书画缺失了一种悲悯。疫情来临,所有的创作都显现出躁动,因艺术取决于对生活的反省意识,而生活的反省又源于对情感的提炼,尤其是艺术家经常会把情绪表达在作品上。人常说,每个人的行动所为,表现在修养与知识的储备,人生百态,有时知识与修养并不能改变人的格局。所以大凡我在观赏艺术作品时,总想去寻找其间的悲悯情怀,因为好的艺术作品,都会体现出对人生的忧患与伤情。我认为艺术如果缺少悲悯情怀,是很难去感动芸芸众生,也无法表现出有多少生命的价值。

论述艺术的悲悯情怀,首要体现人性对待善恶的态度,用善良和关爱的眼界观望人生,作品一定会蕴含着深情与光明。假如总以邪恶的眼睛看世界,即使你储备的知识与修养再多,也无论生活给过你多少恩惠,相信也不会生出感恩与忏悔的意念。因为你的灵魂早已深入进阴暗的隧道,即便你想成为艺术家,作品也很难给人以震撼的力量,最多是技法上的成熟和老辣。唯有心怀善念,去捕捉尘世间的苦难与忧患,体察人生的孤独与艰辛,才会创作出感染灵魂的艺术。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作品恰恰都流泻出感伤,侵染了人性的善良与希望,抒发着在彷徨中前行的方向。人性的劣性有时会阻碍对艺术的审美,当你的世界观在迷乱中发生变化,随之而来会参杂出了乱象丛生。你的创作也会慢慢的堕落,作品表现出呆板怪异和冷漠,就像流感一样蔓延到言行,甚至侵蚀到你曾传承过的基因,你很难体验到艺术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艺术所表达出的悲悯情怀,不是以作品的技艺来评判高低,也不是强调作品内容的灰暗和惨淡,当艺术注入悲悯与修为合流才是至高境界。美是善的一种表达方式,保持住一颗心怀怜悯之心,让情感融入技艺走进作品,从而达到艺术的悲悯性去追求审美意义。其实人性的善恶很难用语言论述,在变幻繁杂的红尘世界,美善的世界观会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以及对人生的反省与感恩精神。然后通过艺术语言的体验,把对人生的态度倾泻进作品里,淡化掉那些欲望和良知的冲突,从而存留住对凡俗的一点怜悯。艺术的悲悯情怀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坐标,为了守住一份表达美善的净土,去追求艺术的纯粹而变得多元化,但不能缺失作品中的忧患意识。

心怀悲悯是艺术创作的最佳境界,慈悲应该是艺术家对人生的最好敬畏,通过作品将人生的苦难与艰辛转化为动力,以艺术的形式去抚慰世间苍生。如果去观察优秀的艺术作品,多数都会流露出淡淡的忧患,那种迷离而惆怅的寂寞感,会体现出一种高洁壮阔的审美精神。这就是艺术的悲悯情怀,那种可以散发出人性的光芒,让艺术去体味百态人生,捍卫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其实把握艺术的灵魂不为俗世所困,悲悯的关怀是滋润艺术生命的源泉,才能创造一轮明月挂山川,舒展一幅幻美云烟的好作品。

"悲悯"一词是出自清代周亮工的《书影》卷四:"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悲悯的情怀是一种境界,而艺术作品的悲悯是需要哲学精神的支撑,其间更多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怜悯,是对时代进程中的梦想与凝望,是需要艺术家用人格的魅力来构建。艺术的悲悯情怀,是通过用敏锐和感恩的视角,去直面人生,艺术不能沉陷在雾霾的幻影里,而是面对纷杂的世态保持住"疏离"感。艺术家能够守住独立思考与遥望苍生的空间,体察尘世沧桑,感触人生苦痛,方可清醒的知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创作。就如同:"悲悯就像一条善良的河流,澄清着沿路的风尘——",艺术亦如此,悲悯可以让欣赏的角度伸向高远。